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五十六卷目錄

任道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二張子 邵子 羅從彥 李侂

學行典第一百五十六卷

任道部總論二

性理大全二

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

有如子厚 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將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為人

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有不

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

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

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子厚之氣似明道 答橫

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

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

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

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源西方之學者

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
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
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爲善則執政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
有不能執政默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
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
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
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貴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
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
也于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
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
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
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閒起從仕日益久學益
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
美聘以東甬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
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
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
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
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
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先生氣質剛毅
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
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
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
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
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
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
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
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生
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未
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專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由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早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且
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堯
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

日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丁又有些子
變得些子又便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
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恭又

學箇安 橫渠云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
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
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終夜便筆

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下落底臨事尚
脚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
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
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執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
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聞橫渠之教以禮

爲先某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更容改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

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踉蹌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問程張之門于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

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下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怡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蓮華環堵不蔽風雨躬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閒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樂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 謂周純明曰吾

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堯夫于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投漏洩他天機 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語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從古未有人道來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于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末有不入于禪學者特立不惑于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于有弊也 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恭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酌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典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

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卻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問問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于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卻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敏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時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吏法不餉餽寓實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輓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

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若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先生少受學于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于濟汶達于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其城廬于百源之上大覃思于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性博達之士尤長于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于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于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開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于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于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于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抉摘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開矣或言康節心骨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

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是箇甚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康節之學其骨力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

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恬樂底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矩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其于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日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

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日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于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是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會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妥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明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羅從彥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子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黃直

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而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一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投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與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遺錄八卷進之于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凌兆邊裔之侮是其賦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于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學問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

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于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遺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謀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提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伊洛之學于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于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筆瓢屢空怡然自適中聞郡縣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月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雖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

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城 先生喜黃大史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自進矣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以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白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 先生終日危坐而神情精明略無頹墮之氣 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先生初聞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

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于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又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灑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于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 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邈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隱僻底事忽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烹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坐極了便自見得

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要討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特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

日不至無理會耳 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是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東解冰釋發于天機乾坤端倪鬼神彰風靈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雪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意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寔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長短物我一身孰爲窮達嗟嗟性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烹也小生卬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間閭侃侃敘祖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敦諭斯志從游十年誘掖淳至春室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軍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嘉於此時適有命名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予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忘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攸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與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謂得于己者不可施于人學于古者不可行于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又淺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峰九精大綱却有病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 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己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極高 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此寬字伊川答呂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字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了 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徹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 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知言固有好處然

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又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執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于此處纔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會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于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只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 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于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于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可乎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塞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于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

不溺于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爲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于偏者不復能自明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覆也明仲常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常不有其兄常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峰辨疑孟子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楊游謝講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疎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五峰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

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于一原貫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于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五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峯文集曰先生非有意于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紆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于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于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于文字間者復止于此豈不甚可嘆息至其所至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五十七卷目錄

任道部總論三

性理大全三

讀書錄

朱子 陸九淵 吳德秀 許書

學行典第一百五十七卷

任道部總論三

性理大全三

朱子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曠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翔翔兩轡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嘉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光我縮氣古人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滋動而思躍豪乎惴惴惟顏會是畏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辨論某因此追

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極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闡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勵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

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心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遺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人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

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而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權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室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差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

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其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閔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絜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小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

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撫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邊裔亦知慕其道竊聞其起居窮鄉僻壤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

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植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若假借以相混惑靈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淡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儒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謂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燦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己以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

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最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覆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裔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贅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做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稍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

未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殲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撓阱之塗擢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不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今古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以上達直達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博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服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寧盡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皆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攻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瞞

躐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嘆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闊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堅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繁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灰燼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上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復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散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目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詞氣閒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推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降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幽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間接授之法壤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古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

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開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條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生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之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葉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與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與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陸九淵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被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適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樣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日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鶴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

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實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是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興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實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是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不好商量了只道這箇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異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箇中流出

底是天然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 或問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处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阿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

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麼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此子纔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單思而不學則始正謂無底單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靜君子喻於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

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真德秀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洋洋乎翰墨沈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行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讓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許衡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胄學其教人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者其

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助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無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卽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爲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遜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 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陋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則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藪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

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也

邵菴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虛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歉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于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

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就能過之 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致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就能興於斯乎又百年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